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王成公全書

(三)

王守仁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全公成文王

(三)

著仁守王

書叢本基學國

王文成公全書

卷三

語錄三 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爲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以意之所在爲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僞。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爲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如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

職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胷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却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卽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卽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卽是那靜坐時心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於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着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爲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盲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摩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常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真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真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缺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胷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胷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況在于

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爲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僞。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家說心印相似。真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真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容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祕。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勵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

居之

九川臥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處。」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却於心上體驗明白，在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却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杜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

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胃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礙。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任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具此知。只是障礙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於此便見一節之知。卽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卽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已下門人黃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真無有已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真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胷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

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修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卽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於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何如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却外面全不檢

東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間有所忿懣一條，先生曰：「忿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懣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太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懣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鬪，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卽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窶窶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窶窶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真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鬪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相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柰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

柰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會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着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着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悚。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爲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尙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黃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卽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着。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黃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蓋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更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命身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爲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問：叔孫武叔毀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毀謗？先生曰：毀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己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毀他，也說他不着。却若浮雲掩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己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惡終須一日發露。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

毀有不虞之譽。毀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細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略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爲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脈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爲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爲聖人之志。先生曰。你真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真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答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真，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真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那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箇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慎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慎恐懼的。戒慎恐懼，不會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慎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